

秋色鎔金

□顾吾浩

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，山岚已浸透枫香。我立于山巅，见天地以一场盛大的鎔金仪式迎接秋的降临——远山如黛，峰峦交错处却奔涌着灼目的暖色，枫槭燃作赤焰，银杏淬成金箔，层林在光影间流淌着斑斓的波涛。山涧携落英潺湲而下，水声里仿佛夹杂着陶渊明斟酒时衣袂拂过菊丛的窸窣声。这不是凋零的前奏，而是万物在谢幕前将自己熔铸成金子的狂欢。

田野苍茫，刚褪去夏日的躁郁，展露出云霞散绮般的灼灼金辉。风从云隙间倾泻而下，掀起稻粟千重浪。机械轰鸣声取代了往昔的镰刀号子，收割机如舰艏巨舰航行在金色海洋，履带碾过的土地袒露出深褐色的胸膛。农人立在田埂上掐指核算，眼角皱纹里沉淀的阳光比谷粒更耀眼。他们或许不知“鎔金”为何种诗语，却懂得如何将四季风霜、三百多个日夜的躬身，统统锻造成沉甸甸的穗头。此刻秋阳正好，将每一株稻秸都淬炼成直指苍穹的金簪。

转过溪桥，白墙黛瓦的村落枕水而眠。民宿檐下悬挂的辣椒串是秋日特有的朱砂符咒，竹匾里摊晒的柿饼正凝结着蜜色的时光。城里人带着孩童驱车而来，用镜头捕捉炊烟与露珠，却不知自己早已成为

画中人——孩童们举着稻穗奔跑的身影倒映在清澈的河面上，与秋色斑斓的田野合成了网红照。旅游手册里冠以“桃花源”之名的，不过是农人用汗滴凿开贫瘠土壤后，从裂缝中生长出的金穗葵花。秋色沉浸在“丰收节”里，绽开了前所未有的笑靥。

暮色四合时，我漫步于晒谷场。空气中蒸腾着新谷的馨香与柴灶的焦香，远处晚霞正在天际线处熔炼最后一炉金浆。突然了悟：秋色何止在山水之间？它鎔在农机割台翻卷的稻浪里，鎔在民宿窗棂透出的暖光里，更鎔在农人摊开掌心时那些深嵌于生命线里的茧痕中。这些由春播夏耘熬煮出的金，从来不是文人轻飘飘的咏叹调，而是大地用最古老的炼金术，为奋斗者颁发的勋章。

秋色鎔金，不仅是一种视觉的盛宴，更是一种心灵的洗礼。在这金色的季节里，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慷慨与生命的顽强。每一粒稻谷，每一片树叶，都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宝贵财富。而农人们的辛勤劳作，更是将这份财富转化为生活的希望和力量。

当新月爬上稻垛，村庄沉入安眠。唯有晒场边的路灯仍亮着——那是永不落幕的金色大道上长明的星炬，照着今秋的丰收，也照着来年的春种。

一藤青绿半亩情深

□薛莺

今年夏天，我在菜园中种了十几棵黄瓜秧，每天浇水施肥一点都不敢懈怠。园中有两株“黄瓜苗”长得格外茁壮，藤蔓肆意伸展，却迟迟不见花开。我将照片发给姆妈，她笑着打来电话：“这是南瓜呀。”我想，定是去年的南瓜种子落在土里，自己发了芽。

这几年，姆妈年岁渐长，不再像从前那样有精力大面积种植各种蔬菜，却总要在后面的空地上种上几棵南瓜秧。“让它随意长吧，”她说，“一棵藤能爬满半亩地呢。”的确，南瓜的生命力总让人惊叹——几场雨过后，藤蔓便如绿色的瀑布般倾泻而下，叶片厚实如掌，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。

姆妈有她独特的种植心得：“疯长的藤蔓要适时修剪，只保留带雌花的枝条，养分才能集中到果实上。”这看似随性的种植背后，藏着老一辈人的智慧。“南瓜是知恩图报的作

物。”姆妈常说，“你给它一寸土，它还你一季丰收。”她熟知南瓜的习性：耐旱耐瘠，适合在清明前后播种，待霜降前后收获。

今年我家菜园中自己长出来的南瓜苗，正好印证了姆妈的话，南瓜籽能在土中休眠越冬，待来年春暖花开，自会破土而出。

南瓜一般在中秋成熟，姆妈说：“外面买的月饼，不如自己做的南瓜饼好。”于是每年的中秋时节前，她都会做一些南瓜饼。她总选藤上自然成熟的金黄色的老南瓜，说这样的南瓜“粉糯香甜，最适合做饼”。将南瓜蒸熟捣成泥，与面粉和糯米粉按比例揉合成团，再入锅慢火煎至金黄。

吃不完的南瓜饼，姆妈会细心冷冻保存。“随吃随取，加热后和刚出锅时一样美味。”这种储存智慧，恰如南瓜本身——耐存放，能在时光中保留最初的美好。

“七一”是党的生日，又逢我入党五十周年，当我手捧那枚“光荣在党五十年”的纪念章，五十年前入党宣誓时激动的心跳再次重演。那时的我正当青春年华，至今在党五十载春秋，岁月不寻常，党恩却如山岳磐石般坚固不移，深嵌于我的生命肌理之中。

初入党时，我怀着无比的热忱投入到农村基层工作中，在田间地头奔走，在改善民生中忙碌，真正领悟了“为人民服务”这五个大字沉甸甸的分量。我心中始终有一杆秤：农村基层干部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，这不仅是组织的嘱托，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信念。那时物资匮乏，生活清苦，但精神上却充满昂扬向上的一股劲，那正是党的信念所激发

的温暖与力量。我深知，只有牢记党的宗旨，兢兢业业做事，堂堂正正做人，也才能真正对得起组织的培养，对得起老百姓对我们的信任。

其后数十年，改革开放的潮流滚滚向前，我亦在时代洪流中奋力前行。我亲历了从人民公社、撤社建乡、乡改镇到撤县建区的时代巨变。我目睹了农村城市化的历程，进城农民告别乡村分散的住宅，住进了林立的高楼，衣食无忧……这一切都生动证明，有党的英明领导，有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，经济与社会发展，无往而不胜。作为一名党的基层干部，内心难免激荡着自豪的波澜。手中那枚“光荣在党五十年”的纪念章，刻下的岂止是个人半世纪的年轮，它分明映照出我

□沈永昌

们党在领航掌舵中的阔步前行。

五十年岁月匆匆过，而今银丝如雪、垂垂老矣。但我面对“光荣在党五十年”的纪念章，仿佛重新注入了一股生命的力量，让我平凡的人生有了新的动力。这枚纪念章不仅是荣耀的勋章，更是滚烫的初心之印。纵然生命有长度，但“在党言党”的初心不改，老年生活仍然阳光明媚；在这新的征途上，听党话，跟党走，不断增强对生活的掌控感和社群的归属感，活出另一种人生的新起点。

岁月如歌，党恩难忘。在党言党五十年，我深感荣幸和自豪。让我们携手共进，为党的辉煌历程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！

在唐镇，触摸浦东生长的脉络

□海眼

记得这船票长啥样咯。”

2003年，唐镇开始拆迁改造。老董站在自家铁皮屋前，手里夹着“大前门”香烟，烟雾在他沧桑的脸上缭绕：“说要建什么‘国际社区’，我这住了大半辈子的地方，眼瞅着就要变样咯。”那段时间，推土机的轰鸣声取代了往日的蛙鸣，老董却总带着我在废墟里转悠，指着地基说：“你看这规划图，以后这儿要盖双语学校，那儿要建湿地公园，比浦西还洋气！”

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09年。地铁二号线东延伸段通车那天，老董特意换上熨得笔挺的西装，非要和我去体验首班车。当列车风驰电掣般掠过唐镇站，他扶着玻璃激动得直搓手：“乖乖！以前去陆家嘴要摇两小时船，现在二十分钟就到了！”车厢里满是背着书包的学生、拎着公文包的白领，老董小声对我说：“你瞧这些年轻人，以后唐镇怕是要被他们‘闹翻天’咯。”

自贸区落地后，唐镇更像是被按下了加速键。老董的铁皮屋旧址上，拔地而起的不仅是现代化的物流园，还有跨国企业的研发中心。有次我带他参观园区的智能仓库，自动导引车在货架间穿梭如织，老董看得目瞪口呆：“当年我扛大

包，肩膀磨得生疼才搬几箱货，现在这些铁疙瘩比人还麻利！”他掏出手机熟练扫码支付咖啡钱，“我孙子教我的，说这叫‘智慧生活’，现在连卖菜的阿婆都不用秤砣咯。”

去年重返唐镇，老董已搬进齐爱家园的电梯房。推开阳台门，大片的香樟林随风摇曳，不远处的阳光天地购物中心人来人往。老董指着正在建设的“张江科学城拓展区”，眼里闪着光：“以前这儿全是烂泥地，现在要搞什么‘未来产业社区’，连老外都来这儿开公司！”我们漫步在新修的创新河畔，他突然停下脚步，从口袋里摸出半截甘蔗：“尝尝，还是当年的味儿，就是这唐镇啊，早不是当年的模样咯。”

暮色渐浓，唐镇的灯火次第亮起，与对岸的陆家嘴遥相呼应。这些年，我见证过唐镇动迁房里的万家灯火，见过外资企业入驻时的剪彩仪式，更记得暴雨夜海关人员与物流司机在保税仓库里奋战的身影。

浦东的发展从不是钢筋水泥的冰冷堆砌，它是老董珍藏的船票、三轮车里的姜汤，是无数“小宁波”等“外乡人”怀揣梦想扎根的热土，更是一座城市用二十载光阴，书写出的关于奋斗与希望的滚烫叙事。



热土情深——浦东开发开放
35周年“唐镇杯”散文征文选登